

老戴佚事

肖华

老戴吃哲学这碗饭，顶着副教授的头衔，整天与康德、谢林、黑格尔、萨特、老庄为伍。他老人家一身上世纪90年代的行头，握的是长着厚厚茶碱断了把手的“太空杯”，再配上野草般蓬乱的头发，活脱脱魏晋名士的翻版。

因为不修边幅，老戴糗过。一次，保安说什么都不让他进校门，非得让他出示证件，倔强的老戴认为丢了面子，拒绝配合，涨红了脸与保安僵持。幸亏一个学生路见不平，出言相助，恭恭敬敬跑到他跟前，喊了一声：“戴教授，您好！”老戴与保安的内力比拼才宣告结束。占了上风的老戴抖抖衣领、扶扶眼镜，哼了一声，径直向教学楼狂奔而去，那速度真难为了他臃肿的身材。然而万幸中有不幸，这个解围之人恰巧是院内卓有名气的“大喇叭”，于是，老戴的段子迅速“走红”，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版本大肆流行，成了宿舍卧谈会最持久的“嚼头”之一。

老戴有个癖好，就是什么话题都能跟北大扯上。就算在菜市场买菜，也要跟摊贩讨论一下北大食堂的伙食，弄得他的北大背景无人不知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的耳朵也就产生了“抗体”，毕竟北大进修过，也算是未名湖的熟人。

有一次，老戴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回来后免不了把自己升级为一个话题。什么哪里的博士恭恭敬敬称他老师啦，哪里的教授跟他称兄道弟啦，哪里的博导对他久仰啦……听得我们这些小辈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眼里只有戴老师的舌头上下翻飞，打了结又拧成花。

教室里有小子使坏，故意问老戴有没有回母校故地重游、拜访师友。老戴倒也直白：“我也想去看看老师，可盘算一下，多少年没去了，空手不好意思，怎么也得拿点东西，我在外面吃碗面也就十来块钱，去人家家里一趟哪里够？嘿嘿，就没去。”这个例子证明，吃哲学饭的人也很有数学头脑。

老戴的父母都是省里文化界的前辈，很体面的家庭背景。可他似乎并不喜欢提及二老，经常跟我们讲一些

他年轻时的淘气故事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我看到戴老师20多岁时的照片，那还真叫一个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，怎么人到中年就歇菜了呢？后来，与师哥师姐们的信息交换，多少知道了些老戴的不幸。他的前妻，忍受不了丈夫哲学角色与生活角色的差距，一个人飞到异国他乡去“诗意生存”了。现在的老婆是“野蛮女友”型，什么家务活都不干，遛狗、追剧便是她生活的全部，搞得老戴只能在琐屑日常中苦苦寻觅哲学的真谛。

老戴的求知欲很强，有一次，一个挺有名气的博导来我们学校讲学，戴老师像往常一样前去旁听，并认真做起了笔记。终场前，主持人把手里的小纸条递给博导，上面记录着听众向这位大咖请教的事项。博导微笑着一一作答。当他看到其中某个问题时，却脸色大变，一通冷嘲热讽，并上升到学术风气的高度，义正词严又慷慨激昂，台下也很配合，掌声雷动。后来，我在一哥们前仰后合、挤眉弄眼的夸张动作里，终于明白那张条子是老戴递的。不禁想，博导那话一出，老戴的面部表情会是怎样复杂而又充满哲学意味呢？

还有个段子，说的是戴老师指导的一个本科生拿到了校优秀毕业论文，老戴认为这个女同学应该请他吃饭。于是，课堂上便有了如下的碎碎念：“她应该请我吃饭的，这合情合理、符合逻辑，不违反学校规定，是纯粹的师生友谊！她确实应该请我吃饭的啊？这不会造成任何非议，也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。她走的时候为什么没请我吃饭呢？我很奇怪，她为什么当真就没有请我吃饭呢？我记得好像她说过要请我的。”

我很诧异，这段只有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才有脑子说出来的糗话，为什么我会记得，同时也很惊异，20多年后的自己还能时常忆起这些内容。惊异的同时，心头难免掠过一丝不安，老戴要是听到我讲他的段子，该不会翻脸吧。

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句话，大致意思是“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”。我想，戴老师带点笨拙与狡黠的“行为幽默”，或许就是他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吧。

紫韵流年

陈美韞

农历马年大年初二，女儿一家三口欢天喜地回到徐州。午后我帮她整理衣柜，最上层的一叠夏衣里，一抹紫色悄然漾出——那是一条纯棉蜡染连衣裙，深紫底色上，白色的花影轻轻晕染，有的像凝露的祥云，有的像半开的玫瑰。

这块贵州蜡染布料是2003年朋友送给我的。当时，17岁的女儿特别喜欢，外婆便亲手为她设计裁剪做成长裙：无袖、V领、收腰。

“那时候我上高一，穿着它清新雅致，旋转的瞬间，紫色弧线绕身，像紫藤架花瀑垂落，轻轻旋成了圈。”女儿低头捧起裙子，指尖轻抚面料，轻声说，“外婆离开我们7个年头了，这条连衣裙我现在穿不上了，但它是外婆的手工艺品，我要好好珍藏。”

女儿自小酷爱紫色，我顺着她的好，也渐渐爱上了这抹温柔，紫色便成了我们家岁月里最暖的底色。在中国传统色彩文化里，紫色本就是尊贵的象征，自古便有“紫气东来”的祥瑞之说，这份刻在国人骨子里的紫韵尊崇，与我家三代相伴的紫韵温情，彼此呼应，温柔相融。

2013年春，苏州狮子林的紫藤萝花开得如云似瀑，紫穗垂垂，漫架芬芳。我牵着父母的手在花架前留影，风拂花摇，我轻声诵起宗璞女士的《紫藤萝瀑布》：“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，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其终极。”那流动的紫淌过心间，让我懂得花的盛放是生命的欢歌，亦是时光赋予生活的温柔。

夜深人静，我重读鲁迅先生的《伤逝》，才知那紫藤

花下，也藏着爱情的欢喜与悲凉。子君与涓生的故事虽令人叹息，却让我更珍惜眼前这份安稳的亲情。这份因紫藤花而起的情愫，也在声乐课堂上，化作了旋律里的深情。

周六的声乐小课班，老师教唱《一抹夕阳》，“一抹夕阳映照窗棂，串串藤花送来芳馨，望着窗前熟悉的身影，我的心啊，思绪纷纷……”我们唱得情不自禁，夕阳、窗棂、藤花、子君的身影，一幅幅画面在眼前展现，我仿佛看到了子君与涓生从爱恋、相守、困顿、疏离、绝望到永逝的整个过程。我被这作品深深打动，演唱也声情并茂，感动了在场的老师、学友。

2022年，出于对紫色的钟爱，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紫气东来》。此书深得文友们的喜爱，也是我的床头常客，闲来翻阅几页，那些落笔成字的时光，皆染着淡淡紫韵，伴我走过岁岁年年，把平凡的日子酿得温柔又有滋味。

如今再看这抹紫，早已从一条裙子、一架繁花，化作时光里的温暖印记，刻进我生命的底色。母亲的针脚，姑苏的花香，《一抹夕阳》的旋律，《紫气东来》的墨香，皆揉进流年。女儿珍藏的，是外婆的疼爱与念想；我心念的，是紫韵里的亲情、陪伴与落笔成文的欢喜。这抹紫，从母亲指尖到女儿心头，从贵州蜡染布到姑苏紫藤架，再凝于笔尖墨香，随时光流转，伴亲情延续，因文字沉淀。

流年匆匆，紫韵悠悠，藏在紫色里的美好与温暖，从未消散，反倒是在岁月里愈发醇厚，温柔了过往，也照亮了前路。

地脉生花气象新

黄文丽

丰县是苏北平原上一块生了根的老玉。

从前，风沙是这里的常客，天与地搅成一锅黄汤，混沌难辨。如今，这片土地早已从黄土里挣出了头，披上了一身鲜活的花衣裳。

街巷间，蔷薇、欧月恣意生长，从院墙漫到门头，把冷硬的铁栏杆缠成蓬松花帐。它们攀得随意，却透着理所当然的生机，仿佛水泥砖石生来就是花秧的支架。有人驻足墙角，忽觉这不是花，是土地睡醒了，打个悠长哈欠，吐出的全是憋久了的柔和气息。

城外是另一番光景：油菜花满坡遍野，黄得跋扈铺张，似把日头揉碎铺在地上；梨花静气，一团团栖在枝头，如未化的雪；桃花、樱花开得热烈，这里燃一片霞，那里染一团火，风过处，空气里淌着蜜香。谁能想到，这暄润的土地，二十年前还在不停吐出粗粝风沙。

这片地的深处，原是淌着一条看不见的河的。

大沙河曾干涸见底，河床裂如龟背，可水的魂仍伏在土里——那是不肯低头的韧劲，是风沙掩不住的念想。满县花草庄稼的枯荣，都是它暗地里翻涌的动静。

如今，这条“河”里的“鱼”游得欢实了。它摆尾钻进蔷薇花蕊，翻身滚入油菜花海，从梨花堆里探出头，又在桃樱云霞里吐着泡泡。这鱼，是丰县人用汗碱、脚底的茧子，用祖祖辈辈的“夯”劲，一天天喂养出来的。荒漠生鱼从不是神话，是人把骨头里的河开掘出来，老天便还了这片能养生灵的沃土。

风沙早已被挤入记忆褶皱。如今立坡远眺，绿是底色，花是纹样，人们在这锦绣里过活，步态仍存沙窝跋涉的沉稳，眼角皱纹里，还闪着与风沙对峙的凌厉。

这便是大沙河的性子——把“不成”当硬籽，埋进硌脚的土里，不急不躁地等，等它顶开板结地皮，抽出嫩芽，爆出泼天春光。那条从荒漠游来的鱼，如今在水泥路下、砖缝草间悠悠巡行，它游到哪，地气就暖，泥土就苏活。丰县的明天，从不是空盼，是从这厚实温热的土地里，一节一节，稳稳生长出来的。

一叶茶香

杨卫中

春日里，山醒了
茶芽怯生生地探出脑袋
顶着阳光、清风、雨露
打量着周遭的世界
酝酿一生的心事

采茶女指尖的温柔
掇取懵懂的青涩
历经淬炼，筋骨重塑
生命的褶皱中蕴满沧桑
把醉人的馨香悄然收藏

方寸的杯盏里
盛下从枝头到舌尖的旅程
沸水的问候
叶片瞬时褪去一身的疲惫
重归山野的鲜活、光亮

水中的叶子
拼尽全身的力气
把积攒了一生的滋味释放
氤氲的茶香里
叶片把日子过成了诗